

人世间

二叔看猪

于心亮

入了冬，天儿冷了，我在菜地里用地瓜蔓捆白菜，看见邻居二叔的黑猪群哼哼唧唧排队走过，欧也妮和葛朗台一公一母两条黄狗护卫着，一脸严肃地朝我晃晃尾巴，然后催着猪群奔出了村庄。收获后的田野对猪群有着巨大的诱惑，遗落的粮食无疑比饲料可口多了。过了会儿，二叔骑着电动车出现了，我说：“看猪去二叔？”二叔说：“非也，我看老丈人去！”

我爸说二叔的脑子很聪明，就是不正儿八经学习，成天想着练武，拜了绰号“铁胳膊李三”的师父学拳脚，拳脚没学成，反倒把师父的闺女娶到手了。我说：“就是我二婶？”我爸说：“非也，现在你二婶是后来找的，头一个二婶早就得病去世了，你二叔说的老丈人是第一个媳妇的爹，也就是教他学拳的铁胳膊李三。”我说我二叔仁义。我爸点头说：“那可不！”

捆完白菜，我也去田野里溜达。望着头顶飞过的雁群，耳畔忽然传来一阵喧嚣。打眼一瞅，三股烟儿似的影子从我跟前飞驰而过，再定睛一瞧，敢情是欧也妮和葛朗台在追撵一只野兔，我刚要喊加油，还没等出声，三股烟儿就不见了。我叹息着继续往前走，看到二叔的黑猪群在一块空的地瓜地里，一边拱土吃根茎一边拉屎放屁……不多时，二叔闷闷不乐地走了过来。

二叔问他的两只爱犬哪儿去了？我说：“撵兔子去了。”二叔说：“一般撵不上，这俩家伙守门护院吓唬个贼还行，撵兔子不行。”我说：“看猪也不行，丢下猪群，自个撵兔子去了。”二叔摇头说：“非也，要是不信，你偷头猪试试？”——试试就试试。我赶走一头猪，猪很不情愿，一路哼哼唧唧发着牢骚，走进一块凹地，我给猪挠了挠痒痒儿，猪就躺下了。

后来，欧也妮和葛朗台出现了，前后夹击，压低尾巴朝我狺狺狂吠。我骂它们：“狗鼻子就是好使，藏得这么隐蔽，你们也能找得见？”我佯装赶着猪跑，一只狗拦着我大声叫，另一只狗大声叫着赶猪跑。二叔站在远远的山坡上看热闹。我气喘吁吁走过去，说：“二叔，冬天到了，狗肉大补，看看哪只不顺眼，咱们烀了它吧？”二叔说：“我看你是找打！”

我骑上二叔的电动车就跑，留下他在原地跺脚大骂，却没放狗来追我。我把电动车直接骑进二叔家里，听见二婶在屋里头喊：“看完你的老丈人了？”我走进屋说：“好好看看，我是谁？”二婶捂着嘴笑：“你二叔呢？怎么你骑他电动车回来了？”我说：“俺二叔在地里看猪呢，他让我回来商量烀狗肉的事儿。”二婶说：“我才不信呢，他把自己烀了，也不舍得烀狗！”

我要帮二婶清理猪棚，二婶却让我开车拉她出趟门。我问去哪儿？二婶说：“你二叔肯定没把老丈人请回来，看来还得我亲自出马。”我开车拉上二婶就走，我也想见见传说中的“铁胳膊李三”。出了村，瞧见在田地里看猪的二叔，我摁摁喇叭。二婶说：“甭搭理他，那个呆子看着挺聪明，实际笨猪一个！”

二叔的老丈人九十多岁了，正坐在门槛上扎笤帚。看见二婶，笑了：“闺女，你咋来了呢？”二婶说：“大爹，国柱来搬你，你咋不来呢？”老人说：“你们甭挂念我，我身上穿得厚实，冬天不冷。”二婶说：“不是挂念你，是我和国柱忙着卖苹果，养的那群黑猪平日没人照看，所以想叫你来帮着看猪。”老人说：“不是有小妮儿和屎壳郎（葛朗台）看猪吗？”

回去路上，我低声问二婶：“你真打算让老人去看猪？”二婶说：“哪能呢？我不耍点心眼儿，能骗老人来俺家里过冬吗？”我说：“二婶，我挺敬佩你的。”二婶笑笑，没言语。耳朵有点背的老人问：“你们俩嘀咕啥呢？”二婶说：“糖宝说他不相信你叫铁胳膊，想试试呢。”于是老人从后座直起身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年轻人，把车停下，我下去跟你过几招儿！”

——可拉倒吧。老胳膊老腿的，一旦弄出个好歹，还不得让我赔医药费啊？我几脚油门踩回村，老远瞧见地里看猪的二叔，便摁摁喇叭，欧也妮和葛朗台扔下猪群，撵兔子一样地狂追了过来。车里的老人瞧见了，呵呵笑着说：“小妮儿，屎壳郎，你俩慢点儿跑……国柱子就能瞎起名，狗怎么能叫屎壳郎呢？”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二婶偷偷掐了我好几把。

从来没个正形的二叔，到了夜黑穿得板板正正来喊我爸去家里喝酒。看完《新闻联播》，我抱个转莲盘嗑着去二叔家，瞧见我爸和二叔陪着老人喝得正酣。家里暖气很足，仨人都光着膀子。我特意看看老人的胳膊，如同老莲藕一般看上去很结实，此时老人正指点着我爸说：“想当年，我看你是个练武奇才，可你对练武不感兴趣，唉，实在可惜了啊……”

我和二婶把一盘转莲子嗑完了，他们仨的酒还没喝完。二婶的手机铃声响了：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二婶一脸幸福地接起电话：孙女呀，又想奶奶啦？……爷爷正陪着老爷爷喝酒哪，欧也妮和葛朗台呀，看猪累了，正睡大觉哪！老爷爷也夸奖你起的名字好听哪……老爷爷说了，来家里过冬，一直住到过年，等你回来呢！

来日方长

慕然

我是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的一名医生。那天值完夜班，我带着疲惫顺着连廊从北向南走。晨光透过玻璃洒在脸上，暖暖的。窗外，绿植安然如常，点点小花点缀其间。路上的行人步履匆匆，有患者、有家属、有医护。众多身影中，我看见了两年前在我们ICU救治过的一位患者。她精神不错，看不出任何不适。我本想上前打个招呼，还没来得及，她便挽着老伴的手，上了路边等候的车。望着车子远去，两年前的那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老太太七十多岁，是恶性肿瘤术后需要监护的病人。她有一位细心的丈夫，看起来要比她年轻几岁。来探视时，他总要和她说会儿话，贴心地为她擦脸、擦手，轻轻拂去她流下的泪水。探视结束，老头儿总是非常坚定地安慰她：“我走了，你在这里好好听话，咱好了就回家，咱来日方长呢！”临走时，老头儿拉着我的手，低声嘱咐：“老伴不知道自己是癌症，我们都没告诉她，也麻烦你们帮忙瞒着。”

在我们精心的治疗与护理下，老太太的病情渐渐平稳，先后停了呼吸机，拔了气管插管，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拔管后的那个夜里，老人情况平稳，第二天就可以转去普通病房。当晚负责护理她的，是一位刚入职不久的小护士。交完班，小姑娘眼角泛红，悄悄落了泪。老太太问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小姑娘说：“有些疲惫。夜里又收了几个危重病人，压力也大。我在想，这可是我读了几年大学，费尽心力才考上的工作啊！”

没想到，老太太反过来安慰她：“家人都瞒着我，但我知道自己是癌症。这有什么好怕的。他们不想让我知道，我就假装不知道吧，免得让他们担心，尤其是我们家那老头儿。”

她顿了顿，又轻声说：“姑娘，人这一辈子，什么事儿大、什么事儿小，躺在这儿就想明白了，平平安安活着，才是最大的事。你还年轻，别怕苦，好好干，干你们这行是积德行善，往后的日子，都会好起来的。”

那一刻，我正过来查看老太太的情况，准备安排她转出监护病房。听到这番话，我瞬间红了眼眶，赶紧仰起头，忍住泪水。我看着病床上瘦弱的老人，她尚且困在病痛里，浑身被命运的冷雨淋湿了，却还在为别人撑伞。出院那天，老两口特地来向我们道别，几句简单的问候，却在我们心里暖了很久。

两年过去，回想那一幕，我仍然觉得感动。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清楚，却装作不知道，不是因为她怯懦，而是因为爱，因为不想让家人难过。他在瞒，她也在瞒，两个人，用同一个善意的谎言守护彼此。她独自咽下恐惧，却把温暖和从容留给了身边的人。

我记得读书时，老师曾告诉我：医疗和教育一样，做的都是积德行善的事。这些年守在ICU，我对此体会愈发深刻。重症医学是一个与死神较量的战场，我们见过太多生死离别，也一次次被患者和家属的坚韧、善良所治愈。

其实，是我们该谢谢她。她安慰小护士说“干你们这行是积德行善”，是她让我们知道，我们拼尽全力守护的，正是像她这样温柔通透的人。

如今，那位刚入职的小护士早已成长起来，不再是刚毕业时多愁善感的模样，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而那位老太太，今天又在晨光里，挽着老伴的手，走向新一天的生活。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默默祝愿：愿你们，也愿我们，来日方长。

鱼鸟河的秋（组诗）

李海粟

寒水

流出了山涧，也走过了春夏
重新面对世界时，鱼鸟河已宠辱不惊
即便野鸭和白鹭再起事端
鲫鱼跃出水面，风挑唆着枫叶挥桨
也不能把木讷的表情搅出涟漪

树林用影子挖出深渊
白云、天空和另一个我都在倒立
被鱼群穿透的身体没有痛感
瞬间愈合的伤口，把无言的呻吟封死
悬浮的水草被根锁住双脚
仍旧攀缘着，试图冲破颠倒的界限
——都成了河的骨架
支撑出的平坦，被夕阳染黄后
像被压平了褶皱的旧照片
用石头和芦苇的岸装裱起来
摆在秋天的胸膛里，成了一桩心事

地火

病了多少年，河堤才学会了自愈
春夏时用河水把风沥凉
秋冬来了，就给自己生一团火

水杉从未想过会成为柴
但高调的叶子，与风信擦出火花
点燃的云把尘埃焚成灰烬
落进冷水后，封住天空掉下的影子
也撞开了秋冬的裂缝
让直立的冷火，从河底四处蔓延
烧掉飞鸟用翅膀编织的网
给万物松绑，也还秋天一个真相

不用触摸，只需注视或仰望
被风卷起的橘黄，围拢成地火
暖热河堤掩埋的沧桑

斜柳

不舍丛林，也走不进河心
只能死死地抓住磐石，把身体悬空
成一根被丢弃许久的鱼竿
未收的线仍垂在水里
等待水底的蝉鸣和月亮上钩

或者，它曾经只是一根断枝
从一捆柴火里逃脱后重新生根
学会在春夏里蓬勃，秋冬时归寂
但从未忘记，只要有风来
就为自己摇旗呐喊

更或者，它是一个守空的妇人
鸟雀带来了离人将归的消息
便向河梳妆，想洗出当年的模样
可水中的青丝已枯黄，发叉
把自己，葬在了当年分别的地方

这棵无相的柳树
在人的眼里，有了万相

沉鱼

多恨自己没有翅膀
让你以赴死的决绝，跳出见底的宿命
习惯了阻力的鳞片瞬间划空
失重的倔强被拉回水面
撞开的裂口，对着放好的地笼

水草拨开头顶的叶子
云便跌入水底，伪装成白色的石头
荡起的波纹松开了河的额头
天和地都动了，蛙和蝉都叫了
鱼，也有了飞舞的错觉

反复跳出水面，反复沉入水底
始终未击穿那片浮萍